

# 《同桌共餐》

——香港天主教基層飯局研究報告 2019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 《同桌共餐》 ——香港天主教基層飯局研究報告 2019

序	1
<u>第一部分：研究計劃</u>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3
2. 研究對象	5
3. 研究方式	6
<u>第二部分：基層飯局</u>	
1. 飯局發展歷程	8
2. 飯局模式的多元化	20
3. 研究個案	
3.1 聖母玫瑰堂「愛心飯局」	24
3.2 聖文德堂「方濟廚房」	29
3.3 聖本篤堂「家常便飯」	35
3.4 聖母堂「愛心飯局」	40
<u>第三部分：研究分析與結論</u>	
1. 飯局面對的限制	45
2. 飯局的意義	52
3. 建議與總結	62
<u>附錄：「香港天主教基層飯局」研究問卷結果</u>	67
鳴謝	73



# 序

信德是愛德的開始，而愛德是信德的圓滿。2013 年（信德年），香港教區鼓勵教徒響應教宗方濟各的呼籲，走出教堂去關心窮人。具體上如何回應呢？

有見及此，教區希望全面配合，回應基層的需要。我們決定由堂區關社組、明愛社工，聖雲先會，及終身執事協調推動。基層飯局不單只分享食物，也共同探討民生議題。飯局能及時幫助基層渡過月底的拮据難關，這機會讓教徒和弱勢家庭互相建立情誼。過程中，我們尊重每個堂區的發展情況，因為未必每個堂區都有合適場地舉辦飯局，故此考慮以總鐸區形式讓堂區合辦。

按照社會服務聯會 2012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香港貧窮人口達 130 萬人，其中 54 萬人屬嚴重貧窮。而香港明愛於 2012 年的調查指出，基層家庭因經濟困難唯有在食物開支節省。根據營養師的分析，基層家庭兒童因而營養不良的情況很普遍。明愛社區中心於是由 2012 年 5 月起於地區展開「基層飯局」活動，為基層居民每月提供一餐能「有菜有肉」的飯聚，在飯局中同時為基層家庭提供社區資訊服務。

經過幾年的全面推動，基層飯局亦取得一定的效果，而形式亦出現多元化的發展。為使能夠再有效地推廣「基層飯局」，我們覺得有需要作一些專業的研究和反省。好使我們有更多的數據和客觀的研究後，再進一步作推廣。我們有幸得到中文大學天主教教研中心的協助，透過問卷調查和焦點訪問，兩個方式進行研究。

我們期望此研究報告，成為繼續推廣「基層飯局」的重要參考。

陳志明神父

前堂區關社支援小組召集人

## 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天主教香港教區內，近年興起以「同桌共餐」的形式，服務社會上的貧苦大眾。尤其自 2012 年明愛在土瓜灣和牛頭角等地區與堂區合作試辦「基層飯局」以後，更可謂雨後春筍，明愛認為該項目業已發展成為一個「關懷弱勢社群的愛德運動」，<sup>1</sup> 報道亦指，全港五十二個堂區中，有近半數仿效推行。<sup>2</sup>

教會服務社區鄰人並非新鮮事，早期成立的堂區，不少有過一段辦義學義診、向貧困家庭派發生活物資的歷史。隨著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及社區機構的出現，雖然堂區從救濟扶貧的前線退下，但香港教區並沒輕視教會的社會使命，當中包括鼓勵以堂區為本，由服務社區開始，回應社會的問題與需要。<sup>3</sup>

縱觀以往的堂區關社，較多是培育教友，走出社區關懷弱小，在社會生活中履行「僕人的角色」。而這七年來

---

<sup>1</sup>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通訊（2016 年 11 月），第十七期。取自：[https://sws.caritas.org.hk/CT/SWSD\\_Newsletter\\_Issue17.pdf](https://sws.caritas.org.hk/CT/SWSD_Newsletter_Issue17.pdf)

<sup>2</sup> 參看〈近半堂區辦基層飯局 培訓新義工投入服務〉(2018 年 5 月 6 日)。《公教報》第 3872 期。

<sup>3</sup> 參看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1974）。〈教會的社會使命〉。《香港教區會議文憲》。香港：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頁 377-378；天主教香港教區（1999）。《堂區關社組指引》。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

## 第一部分 - 研究計劃

在多個堂區相繼開設的基層飯局，則是把社區鄰人邀請來到聖堂，分享食物與空間。堂區本為信徒聚集敬禮的場所，尤其以彌撒為首要，在此本質的基礎上，基層飯局如何出現？這種同桌共餐的方式怎樣表達教會的僕人角色？又，堂區的本質會否構成基層飯局的局限？飯局有沒有讓堂區超越其既有的局限，甚至為堂區的本質與牧民理念帶來改變？

「基層飯局研究計劃」嘗試探討以上問題，希望有助堂區在履行僕人角色之時，有更豐富的思考，為堂區關社開拓更多的可能性。

## 研究對象

「基層飯局」一詞出現於 2012 年，是由香港明愛發起的關貧活動，旨在透過一頓營養豐富的飯餐，幫助舒緩貧窮人士「月關難過」之困。活動借用個別堂區場地舉行，或與堂區合辦，邀請和鼓勵堂區教友參與共餐。

基層飯局後來受到注意，由香港教區鼓勵全港堂區舉辦，自此更廣泛地涵蓋並非由明愛推動、純然是神長或堂區自發組織的同類型愛德工作，重點在於透過「共餐」，建立友愛與鄰舍關係。因此，本計劃的研究對象並不局限於與明愛相關的基層飯局，而是以天主教會的堂區為基礎，即在堂區定期或非定期舉行，邀請社區內的基層人士到來，由教友接待及共膳的聚餐。

## 研究方式

本計劃在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間，透過問卷調查和焦點訪問兩大方式進行研究。

問卷調查是為收集堂區舉辦基層飯局的現況資料，廣泛了解堂區對基層飯局的想法，尤其是堂區未能實行相關活動的原因。此部分是以全港所有堂區為對象，寄出的問卷共五十五份，成功收回三十二個回應。

焦點訪問的目的，是透過推行人和參與者的親身經驗、感受和思考，具體呈現基層飯局的面貌，並整理其理念與發展，探討箇中的意義。受訪對象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早期在堂區及教區層面開展和推廣基層飯局的神長與社工，從而掌握基層飯局的背景及整體情況。另一類是基層飯局的參與者，包括教友領袖和義工，以及來自社區的到膳者，希望藉著他們不同的經驗與角度，了解飯局的運作、推行上的挑戰和影響等。

經過資料搜集及首輪訪問，對基層飯局有了基本的概念和認識後，為能觸及飯局較深層的一面，我們聚焦於已經把飯局發展得相當成熟的堂區。由於基層飯局的重點由最初的「安度月關」進化為「建立關係」，所以基於建立關係所需要的頻密度、持續性及參與率，我們選定四個焦點研究對象：紅磡聖母堂「愛心飯局」、西環聖

母玫瑰堂「愛心飯局」、沙田聖本篤堂「家常便飯」及慈雲山聖文德堂「方濟廚房」，同時走訪了油麻地「Pizza Party」。

## 基層飯局發展歷程

以同桌共餐的方式接待貧窮人的經驗，本研究追溯至獻主會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神父 2010 年開始的「Pizza Party」。至於首個以「基層飯局」為名的聚餐活動，則在 2012 年率先於土瓜灣聖母院小堂舉行，由明愛主辦。時至今日，全港有逾二十個堂區曾經舉辦過基層飯局。此部分主要回顧基層飯局的出現及在過去七年間的發展，當中大概分為萌芽、遍地開花及漸趨成熟的三個階段。

### 萌芽初發

#### 高通脹的社會背景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關注貧窮工作小組」在 2011 年 9-11 月進行一項調查，了解物價高漲對基層市民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在基層市民的日常開支中，食品佔最大比例，而當時食品價值的持續上升，迫使他們以各種方法壓縮飲食開支，其中最普遍是「減少出外用餐」。<sup>4</sup>

該小組同時請來營養師，分析五十個基層個案的一星期飲食紀錄，個案包括不同年齡層的兒童及成年人，發現

---

<sup>4</sup> 詳見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2012 年 1 月 15 日）。《「物價高漲對基層市民生活影響問卷調查」報告書》。取自 <http://twcc.caritas.org.hk/PDF/Report/GRMH2012.01.pdf>

基層人士營養不均衡相當普遍，為他們帶來相關的健康問題。當時服務於明愛九龍社區中心的社工李月華在訪問中談到，分析的結果令他們意識到，基層人士的健康狀況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並非吃清茶淡飯而顯得健康。她說：「可能大家會覺得他們不會有『三高』，但原來不是，因為他們吃很多很鹹的東西。」

該中心的高級督導主任賴仁彪舉了一個單親家庭的例子：「那位母親很缺乏鐵質，她說自己是素食者，蛋白亦不均衡，即蛋白質吸收不足。營養師問：『她全家都是素食的嗎？』於是我們再了解一下，連同她兒子的飲食紀錄一起看，發覺不是的。我們再去問相關社工，發覺她是單親家庭，小孩子是食肉的，然後問媽媽：『你為甚麼自己素食？』她才向我們透露是想『好聽一點』，因為想把錢留下來買肉給孩子吃，便告訴別人自己吃素。」

據他介紹，九龍社區中心服務地區的基層居民主要是劏房戶，當中多為單身人士和新移民家庭，中心社工跟他的團隊一起探討幫助舒緩貧窮狀況的措施。在政策上，他們當時提出設立「基層人士食物津貼」，經社福界的推動下，後來成為了「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於 2016 年開始實行。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賴仁彪解釋：「那是『遠水』，當時都不知道會否成功，究竟即時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呢？照顧他們的三餐？我們又沒有這樣的資源，實際上我們沒有這樣的服務配套可以幫助他們。那起碼我們可以嘗試在月尾，因為他們反映月尾更差。他們說『不算差了，賴生，我寫給你的那個星期（飲食記錄），月尾還要更差』。那很正常，因為月尾錢已花光了。」

李月華提到在劏房的環境裡，煮一頓飯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她也想起一些令人「心悒」的個案：「例如叉燒很貴，小朋友經過（燒臘店）見到會很羨慕、很想吃。所以我們那時便想，如果我們能在每個月的最後幾天做一個飯局，大家一起吃一頓飯，怎樣也會好一些吧。」於是，「月關難過」的現實，加上社工們接觸街坊時的觀察，蘊釀出基層飯局的想法。

### 基層飯局的雛型

有了請街坊吃飯的意念，隨之而來要處理的，是場地的問題。明愛九龍社區中心座落太子道西聖德肋撒堂旁，而中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九龍城、土瓜灣和紅磡一帶的基層居民。中心社工考慮到想要容納的街坊人數及跟他們相隔的距離，便嘗試接觸服務地區範圍內的聖堂，位於馬頭圍的聖母院小堂遂成為首個合作堂區，而首場基層飯局就在 2012 年 5 月 26 日舉行。

按李月華所說，聖母院小堂在基層飯局上的參與，主要是場地的安排，而神父有空時，會幫忙帶祈禱。她說：「我找聖母院的想法，是我們做主導多一點，教友參與是一個 bonus（額外效果）。怎樣加入教友的參與呢？我們邀請他們買一些食券，自己也來參與，或是請街坊來，用這種形式。」

最早期的基層飯局的社區元素比較重，主要是讓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吃一頓飯，彼此認識、傾談和交流，明愛社工亦藉此給街坊介紹和講解一些社區資訊。這形式的活動除了由九龍明愛在聖母院小堂開展，在同一時期，荃灣明愛及牛頭角明愛也有相同的嘗試。

### 基層飯局以外的共餐經驗

其實，有些同樣是以「食」作為媒介、共餐作為模式的關貧工作，比基層飯局更早一步出現，或在同期發生，主要是由個別神長推動。

較早的是「Pizza Party（薄餅派對）」，由胡頌恆神父發起。他多年來租住油蔴地廟街一個劏房單位，在 2010 年開始邀請街坊在周日到他家裡聚餐，因為是以外賣薄餅作餐點而被稱為 Pizza Party。後來由於劏房窄小的空間不足以接待日漸增多的街坊，胡神父嘗試到附近的餐廳聚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會，亦曾移師明愛油麻地中心，但不久之後再次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人。

幸運的是，胡神父獲聖保祿堂主任司鐸劉富根神父的支持，安排他使用堂區所在學校（油麻地天主教小學）的禮堂，於是自 2013 年起至今，Pizza Party 持續地每逢主日傍晚於該堂區舉行，以派飯盒的方式接待街坊。<sup>5</sup>



圖：Pizza Party 由一起祈禱、唱聖歌和讀經開始

除了用餐，在聚會期間也會有一些簡單的伸展操、聖經閱讀、祈禱和祝福，有時也會安排唱歌等娛樂表演。此

<sup>5</sup> 參看〈信徒每週舉辦聚餐 服務社區 接待基層人士〉（2013 年 9 月 8 日）。《公教報》第 3629 期。

外，胡神父透過聚會接觸前來用膳的基層人士，了解他們的需要，嘗試向他們提供協助，例如為釋囚尋找工作及住宿。胡神父和 Pizza Party 成為日後不少基層飯局推手及義工的學習對象。

港島西環聖母玫瑰堂在 2013 年 6 月舉行第一場「愛心飯局」，啟發自意大利在俗方濟會的 Soup Kitchen（施膳處），由時任堂區主任司鐸譚錦榮神父發起，與聖堂為鄰的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合作推行。飯局的相關工作，由到膳者的接待到食材的選購與烹煮，全由教友義工一手包辦，起初每月舉行一次（第四個周六），2014 年 1 月起增至每月舉辦兩次（第二及第四個周六），至 2018 年 9 月回復每月一次。

到了 2013 年 9 月，九龍慈雲山聖文德堂開設「方濟廚房」，在平日（即一星期五天）提供免費晚餐。這是由擔任本堂的方濟會陳滿鴻神父發起，參考美國大城市裡方濟會服務堂區派午餐的行動，再按香港的生活文化及社區形態籌劃與推行。堂區安排教友專職管理方濟廚房的相關事務，每天的菜餚由教友家庭輪流準備，而到膳者除了一批老街坊，也有由區內社福團體轉介的人士。方濟廚房如今已列入社會福利署的社區資源（實物援助）名單內。

## 遍地開花

在 2012-13 年間，同桌共餐的社區關懷行動在不同地區一點一滴地出現，至 2014 年才廣泛地在多個堂區開展，「堂區關社支援小組」（下稱「支援小組」）的推動與教區的鼓勵是令基層飯局進入遍地開花階段的轉捩點。

### 堂區關社支援小組的推動

支援小組是按照香港教區於 1999 年發出的《堂區關社組指引》成立於 2000 年，現有七個教區成員機構——教區教理中心、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以及堂區與明愛聯絡委員會，主要支援各堂區關社組培育其組員或堂區教友，並與關社組合辦活動。

按賴仁彪的憶述，由於基層飯局涉及堂區與明愛的合作，故這項目是包括在支援小組會議的報告內。時任教區副主教陳志明神父擔任小組召集人，他積極了解飯局背後的理念及具體的執行，認為這項工作值得加以推廣，並在會上建議呼籲各區的聯絡人協助推動，鼓勵各堂區開展。

當時基層飯局被納入為支援小組的重點之一，而陳志明神父同時擔任聖雲先會香港中央分會神師，使他有了結

合明愛、堂區和聖雲先會三方以便全面促進基層飯局的想法。他說：「明愛提供人（到膳者），因為明愛有很多聯繫，認識很多基層。堂區有地方，以及有人可以協調。而聖雲仙會主要是幫助窮人，該會會募捐，有資金。」

為推介基層飯局，支援小組聯同明愛堂區社會服務在2013年9月6日合辦「基層飯局體驗活動」，參加者來自堂區關社組、聖雲先會及明愛。

### 傳教節的呼籲與慈悲禧年的響應

教區 2013 年 11 月 24 日於香港大球場舉行「基督君王節暨信德年閉幕典禮」，在分享環節中，有基督勞工堂教友與明愛社工分享合作推行基層飯局的經驗。<sup>6</sup> 隨後陳志明神父在一個與教友總會評議會成員分享「學習年」牧民重點的場合上，談及愛德工作的推動，「包括在總鐸區層面開展的『基層飯局』，陳志明神父鼓勵每位教徒『最少參與一次飯局』，走近窮人，與主相遇。」<sup>7</sup>

賴仁彪觀察到，在飯局出現的早期，明愛聯絡堂區開展合作的時候，明愛會較為主動。而當基層飯局在教區層

---

<sup>6</sup> 參看〈湯牧主持信德年閉幕 闡釋學習年牧民重點〉（2013 年 12 月 01 日）。《公教報》第 3641 期。

<sup>7</sup> 參看〈教區迎接「學習年」 提供延續培育深化信仰〉（2013 年 12 月 29 日）。《公教報》第 3645 期。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面獲得重視和鼓勵之後，堂區便變得主動，參與度也比較大。陳志明神父與賴仁彪均提及另一個飯局發展的催化劑，就是周年聚會的舉辦，藉以凝聚不同飯局的參與者，促進交流，鞏固經驗。



圖：沙田聖本篤堂自 2014 年開始舉辦「家常便飯」

接著的兩年，「『基層飯局』『愛心飯局』重聚日」（2014 年 11 月 24 日）和「基層飯局分享會暨嘉許禮」（2015 年 9 月 4 日）先後舉行。前者著重經驗的回顧與分享；後者是肯定堂區的貢獻，鼓勵大家繼續舉辦飯局，當時正是基層飯局發展的高峰期，據《公教報》的報道，獲湯漢樞機嘉許的堂區共有卅三個。<sup>8</sup>

---

<sup>8</sup> 參看〈湯樞機嘉許堂區基層飯局 鼓勵各堂區響應關心社區〉（2015 年 9 月 20 日）。《公教報》第 3735 期。

至「慈悲禧年」，在 2015 年 12 月 12 日舉行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慈悲之門」開啟禮儀上，湯漢樞機講道時說到位於慈悲之門左手邊的「明愛中心，標誌著教會對有需要人士的具體關顧」，也特別提到「堂區的基層飯局」。當時，慈悲禧年專責小組與教區勞工事務委員會合辦「見證慈悲善工：安樂茶飯」，勞委會轄下的三所勞工中心在 2016 年 2 月 21 日分別於聖方濟各堂（九龍）、聖十字架堂（港島）和聖葉理諾堂（新界）舉行盤菜宴，與教友義工一起款待清潔工友家庭。<sup>9</sup>自此，勞委會便以「安樂茶飯」之名，繼續在每年的歲首於個別堂區與基層勞工家庭聚餐。

此外，有更多的堂區，包括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歐爾發堂、聖伯多祿聖保祿堂、聖德肋撒堂、聖保祿堂和聖母院堂等，也紛紛透過與基層人士聚餐回應慈悲禧年，作為發揮慈悲精神的具體行動。<sup>10</sup>

## 趨向成熟

基層飯局在不同的堂區，就如種子落在不同的土地上，因著許多客觀條件，有的生長不成，有的斷斷續續，有

---

<sup>9</sup> 參看〈慈悲禧年小組聯同勞委會舉辦安樂茶飯招待區內基層〉（2016年2月28日）。《公教報》第3758期。

<sup>10</sup> 參看香港教區慈悲禧年專頁。  
<https://jubileeofmercy.catholic.org.hk>。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的茁壯成長。關於影響基層飯局推展的因素，我們在第三部分再作詳細探討，而在多年來定期舉辦的幾個飯局裡，我們欣見其成熟的一面，這在飯局的穩定性、教友角色的轉變，以及活動的定位上，尤其明顯。

以西環聖母玫瑰堂為例，在「愛心飯局」開始的階段，有相當多教友熱心響應，慢慢地有的熱情減退，也有因實際環境難以持續參與，留下來的就成了一個穩定的團隊。因此，即使牽頭的神父離開了，這個團隊仍可以本著一貫的精神與默契繼續下去。

又如紅磡聖母堂，教友的角色和參與亦漸見主動和提高，他們跟明愛社工在「愛心飯局」之間會有定期檢討和計劃，亦會親自整理文件與報告。此外，有些教友義工與到膳街坊的聯繫也超越了每月一次的飯局之聚，日常的通訊，甚至見面，如約飲茶和探訪，正代表著關係的建立。

值得一提的是，有個別堂區舉辦基層飯局一段日子之後，因著過程中的種種觀察和檢討，重新思索社區的需要而改變飯局的運作。我們認為，看見問題時願意尋求適切的回應，好讓這愛德工作能夠更配合社區的現況和表達信仰的精神，也是一種正面、成熟的表現，亦是基層飯局能走得更遠的元素。

至於教區層面，夏志誠輔理主教於 2017 年 10 月接任堂區關社支援小組召集人，重申培育工作的重要性；小組在 2018 年 4 月 22 日舉辦工作坊，以培育基層飯局的義工，深化參與的經驗。<sup>11</sup> 而陳志明神父亦繼續以副主教辦事處為主力，在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及聖雲先會的合作下，支持與陪伴著基層飯局的成長。

---

<sup>11</sup> 參看〈近半堂區辦基層飯局 培訓新義工投入服務〉（2018 年 5 月 6 日）。《公教報》第 3872 期。

## 飯局模式的多元化

### 非統一的名稱

社會上對於貧窮階層有不同的表達，「基層」只是其中之一。而在社福界，尤其從事地區發展工作的社工之間，則常以「街坊」稱呼其服務的社區人士，包括基層飯局的到膳者。

「基層飯局」一詞本來只是明愛為社區街坊舉辦的活動名稱，把活動對象直接放上，但隨著飯局走入堂區，活動便出現了不同的新名字。教友一方面意識到「基層」或許會令街坊們被貼著「窮人」這個標籤來參與飯局；同時，他們也想藉著名字傳達訊息。

最常見的名字是「愛心飯局」，表達這是實踐關愛精神的一個行動；有的叫「家常便飯」或「輕鬆飯局」，反映期望營造的關係與氣氛。此外有「方濟廚房」，則是舉辦飯局背後的精神來源。因此，在今天「基層飯局」只是一個統稱。

### 不一致的頻密度

正如前篇所述，基層飯局的意念引發自一個有關基層人士飲食與健康狀況的調查，是回應他們「月關難過」的生活現實；所以，除了個別堂區，基層飯局一般於月底

的周末舉行。而基於各種因素，各飯局的次數頻密度則有相當大的差異，既有定期的，亦有非定期的，前者最頻密的為一星期設五天晚餐，較普遍的是每月一次或兩月一次。

	2014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2019 年 6 月
定期舉辦飯局的堂區 (一周五次、一月一次、兩月一次)	8	10	10
非定期舉辦飯局的堂區 (包括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	14	13	11
有舉辦飯局經驗的堂區總數	22	23	21

註：2014 年及 2017 年的數字來自明愛，2019 年的數字來自本研究計劃所進行的問卷調查。

此外，定期舉行的飯局多於暑假期間（七、八月）暫停，主要因為有不少參與飯局的家長會趁小孩不用上課而一起回鄉度假，這也讓義工們能稍作休息，或安排義工聚會。

### 多樣化的形式

至於基層飯局的形式與內容，由堂區的參與角色、食物的準備到飯前飯後的節目，也是各有不同。

堂區最簡單的支持，是借出場地。例如油麻地聖保祿堂借出禮堂給胡頌恆神父開展的 Pizza Party，讓這善行有了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固定場地，亦能接待更多的人。有些飯局雖然是由明愛等機構發起，但堂區的參與相當高，例如紅磡聖母堂的教友，除了接待，也很積極地與到膳的街坊建立關係。另有些飯局是完全由堂區策劃和舉辦，例如方濟廚房及聖母玫瑰堂。個別堂區在設施許可的情況下，甚至會由教友義工擔當大廚，為飯局烹煮飯菜。



圖：沙田聖本篤堂教友親自烹煮「家常便飯」

飯局除了享用飯餐，也常設訊息分享的環節，當中有的是信仰分享，有的是社區資訊。例如在每周一次的 Pizza Party 裡，參加者會在飯前一起讀聖經，由神父、執事、修女或教友講解分享。若飯局是由明愛合作，社工會在飯後安排親子遊戲，以及社區資訊或社會時事的講解與



分享，有些是參加者全體參與的，有時會把小朋友分開進行遊戲或活動。

基層飯局本身是沒有宗教界限的接待與分享，向未有信仰或其他宗教信仰者開放。雖然堂區和教友都希望藉著基層飯局讓社區人士多認識教會，但大家都很清楚飯局不是福傳活動，並強調「不講耶穌」。事實上，街坊來到聖堂，經驗到被接待，本身就是接觸信仰的一步，而飯局中少不了的一些元素，如飯前祈禱，甚至是飯後祝福，為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天主教信仰的體驗。



## 研究個案（一）：聖母玫瑰堂「愛心飯局」

首場飯局：2013 年 6 月 29 日

舉辦日期：每月第四個周六晚（2014 至 2018 年 6 月間一度改為每月兩次，即第二及第四個周六）

參與人數：約 70-80 人（一般筵開七席，每席除了社區參與者，也有教友義工）

供膳方式：由教友義工當主廚，烹煮四餸一湯

合辦團體：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有一次我們去（意大利）朝聖的時候，車停泊在一個在俗方濟會的 Soup Kitchen（施膳處）那裡。有一位朝聖的團友問：『神父你為甚麼不在香港也試試做這事情？』」譚錦榮神父講述「愛心飯局」出現於聖母玫瑰堂的這個契機。回港後，他便跟明愛聯繫，了解到區內貧困人士的需要，與教友商議，堂區便開展兩項工作：派發熱湯和舉辦飯局。

## 心口一個「信」字、背脊一個「勇」字

其時，在堂區牧民議會內擔任委任幹事的楊遠志坦言，對於飯局的可行性抱有懷疑：「當時譚神父說想做這件事時，有些教友，包括我，便覺得，嘩！這不是在家裡煮十個八個人的飯，起碼六十、七十，甚至八十人的飯菜啊！不如簡單一點派飯盒，但譚神父很堅持要這樣做，因為他最著重的，是給予愛心和關心，所以我們便開始嘗試。」

余敏玲（Stella）當時服務於堂區辦事處，她憶述籌備階段並不算長，大家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踏出了一步。「如果我們真的要寫一個很詳盡的計劃才去做的話，其實可能大家便會想到很多問題出來。但靠著，可能前面是『信』，後面是『勇』，『做咗先啦』，大家碰碰撞撞，在摸索之中慢慢找出較好的形式。我想，擔心的不是做的形式，而是要大家願意去完成這件事。」

在教區鼓勵推動之前，愛心飯局早已在聖母玫瑰堂蘊釀開展，為堂區而言雖說是個新嘗試，但似乎又非由零開始。Stella 談到當時（2013 年）有位曾經留學美國的修生來到聖母玫瑰堂，他在當地社區的 Soup Kitchen 服務過，正好分享相關的經驗。此外，堂區有位較年長的教友，常常去探望長者，認識很多長者，當中包括非教友的，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探望時亦會送上物資，「可能這位婆婆也把這些經驗帶了給譚神父和修士，也可能是一個啟發。」

### 派湯×飯局

堂區並非由飯局，而是由派發熱湯開始，名為「送暖行動」，就是教友每月一次帶著熱湯，探訪獨居長者或劏房家庭。為甚麼是熱湯呢？譚錦榮神父解釋：「因為湯不可以立刻飲，在等候期間，我們便可以跟他們聊天。」

除了熱湯，教友也會送上生活品如米、麵、罐頭或生果；若探訪時留意到受訪者有甚麼需要，也會為之張羅。神父強調行動是為給予關心：「我們不單是給予物質，最主要希望透過這個經驗，可以與那些對象傾談，了解他們的需要。」

故此，當愛心飯局開設時，參加者並非全靠明愛安排，有些是堂區親自作出邀請，有些是堂區教友過往一直在探訪的長者，有些是因著送暖行動而得以連繫的街坊。跟派湯一樣，飯局著重彼此互動，教友義工同坐共餐，既是接待與陪伴，也是分享與交流。

兩項工作給予的關懷是相同的，帶來的經驗與感受卻可以很不一樣。飯局的主廚之一馬太，也一直有參與探訪，她說：「你去探他們（獨居長者），關心他們，你

走了，他還是一個人吃飯；但邀請他來，有人陪他吃飯，看到很熱鬧的氣氛，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是住劏房的，都未必可以『煲啖湯』，食飯只有一張小桌子，坐在床邊，小朋友又不可以走來走去，吃得不開心。」

大家圍坐在一起，互相夾菜，彼此噓寒問暖，看著小孩子吃得滋味的樣子，既是讓人重新在社交中獲得喜樂與安慰，也是一種大家庭生活的體驗。馬太分享她的觀察，有些原本比較自我封閉的街坊，漸漸地開放自己，變得開朗，甚至會參與幫忙飯局的準備。

### Serve with Dignity

對於飯局，譚錦榮神父有不少堅持：洗燙整潔的枱布、非即棄的餐具、體貼的招呼，以及新鮮優質的食材，背後不但是一份尊重，更是人性尊嚴源於天主肖像的信仰。譚神父說：「視他們為嘉賓，在他們身上看見耶穌基督。」

儘管在菜式方面花上心思，但也有過「撞板」的時候。例如當大家認為肉類更有助補充營養、牛肉的蛋白質較好、三文魚對小朋友特別有益的時候，卻又未必合大家的口味。「『你來吃我的飯，你還這麼多意見？』可能有些人這麼說，但我會說：『好的，那你想吃甚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麼？』」譚神父意識到當大家以自己的角度去服務時，有時會成為了一種限制。

他強調：「我們請他們來，我們不是施捨他們，我們是分享；既然是分享，大家都有話語權。這是我覺得在心態上、理念上對人的尊重，讓他們活得有尊嚴。而這份互愛，就是耶穌基督臨在我們中間，我們在他們身上看見耶穌基督，我們也把耶穌基督帶給他們。」

### 從聖母玫瑰堂到中華聖母堂

譚錦榮神父於 2018 年初調任中華聖母堂主任司鐸。他來到一個貧窮人口更多的社區，希望把西環愛心飯局的經驗延展到這裡，眼見露宿者眾多，便與聖艾智德團體合作，由派飯盒開始，在 2019 年亦嘗試在農曆新年和中秋這兩大團圓的節日舉行飯局，邀請獨居長者與露宿者來共餐。

除了活動，譚神父亦在每周五的晚禱中，特別為窮人祈禱，他認為愛貧的信仰，要在整個堂區生活中表達出來：「這個區很需要，我們要為他們服務。這個區在整個香港裡，與深水埗並列為最窮的地方。在我的祈禱裡，是為窮人服務；天主派我來到這個堂區，為窮人服務，是堂區向外首要的工作。」

## 研究個案（二）：聖文德堂「方濟廚房」

首場飯局：2013 年 9 月 1 日

舉辦日期：逢星期一至五傍晚

參與人數：約三十人（最多四十人）

供膳方式：在堂區準備熱飯和青菜，教友義工輪流供應主菜

合辦團體：—

「方濟廚房」同樣是由堂區開設，以「食」作為媒介表達人與人之間的關顧，其獨特之處，在於背後的精神及每周五天（星期一至五）供餐的經驗。

### 兄弟姊妹間的分享

方濟廚房由聖文德堂主任司鐸、方濟會陳滿鴻神父發起，以美國大城市裡方濟會堂區派發午餐行動的精神為本。他介紹：「這叫 Franciscan Hospitality，方濟會的款待精神，即凡是到來的人，都是兄弟姊妹。因此，排隊拿三文治的人，不分窮富長幼，總之排隊就有，不會問你是否沒東西吃，不會查問你的入息，不想變成濟貧活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動。這是純粹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是從方濟會的靈修而來的。」

陳神父補充，這份精神不論何時何地也應該抱有，只是平時難以表現出來，所以便藉著分享食物來表達。這原本並非為了濟貧，原則上是向所有人開放，只是實際上前來的，大多就是經濟較困難的一群。因此，陳神父曾經在聖文德堂向教友宣布，誰下班經過堂區，都歡迎進來方濟廚房吃飯。

### 本地化的模式

這美國經驗在香港可以怎樣發生呢？陳滿鴻神父找來修女、在俗方濟會，以及聖艾智德團體成員和社工等具社會服務經驗的人，商討如何付諸實行。據神父所說，在美國大城市內方濟會服務的堂區，通常是每天在午餐時間派發三文治和牛奶；這是美國人一般的午餐食品，為當地堂區亦不難準備。因著美國與香港兩地在飲食習慣、聖堂環境，以及其所在社區的形態等差異，儘管保持精神一致，但在實踐上，方濟廚房跟美國堂區的做法完全不同。

方濟廚房分享的，是一頓熱飯晚餐。白飯和青菜在堂區準備，主菜則由教友家庭為單位，輪流在家烹煮，然後送到聖堂。方濟廚房選擇了到膳共餐的形式，陳神父解

釋：「我們不打算派飯盒，想『堂食』，堂食有個好處是時間長些，人們可以有位子坐。」他認為，提供一個好的用餐環境，如果大家能一起聊聊天，可以打破孤獨的氣氛，同時可以讓更多人來服務。而聖文德堂有一個只用作主日茶座的空間，正好成為這合適的場地。

由於是一周五天的服務，堂區除了招募義工，亦安排了專人負責。又因為是坐在一起吃飯，座位數量的限制及讓共膳者能安心共餐的考慮，方濟廚房設有登記制度。堂區讓教友介紹左鄰右里來用餐，同時聯繫區內的社福機構，方濟廚房亦已列入社會福利署的社區資源（實物援助）名單。因此，長期前來用餐的主要是長者，而另有不同年紀的到膳者是由社工轉介。

黃大仙屬長者人口比例偏高的地區，<sup>12</sup> 負責人袁文龍本身也是退休人士，他笑言在方濟廚房裡，「六十歲左右，算是年輕人了，最年長那位是九字頭的，所以多數是服務長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長者。」他們當中有獨居的、夫婦，也有居於長者宿舍的。

---

<sup>12</sup> 參考 2016 中期人口統計報告，在黃大仙區居住的長者數目，佔全港長者總人數的 6.3%，排名第六，而其佔該區人口的比例（17.2%），與觀塘區同屬全港最高。詳見政府統計處（2018）。《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香港：政府統計處。頁 78-79。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袁先生提到方濟廚房為長者們的一個意義，是讓他們一個星期有五天，可以定時定候輕輕鬆鬆地吃一頓健康的家常便飯。他說：「即使經濟沒問題，要他日日又買又洗，又切又煮，食完又再洗，都幾辛苦。」

下午接近五時，公公婆婆及其他用膳者陸續入座，義工先送上一杯清水，隨後再為各人端上熱騰騰的飯菜。袁先生強調他們只需要坐下便可以用餐，不用排隊領取，一來是顧及長者安全，更重要的，這是一份款待。

### 鄰里相聚的空間

受訪的幾位長者雖然說彼此之間的交流不多，但按觀察，有到膳者在等開飯的期間互相閒聊，當然也有比較安靜的。他們亦談到知道有些義工並非居於本區，關心他們在飯餐結束後要趕著回去照顧家庭，可見大家彼此間是有互動的。此外，當有慣常出席的長者未有出現，袁先生也會致電了解他們的情況，關心是否出了甚麼問題，無形中把獨居或社交較弱的長者連繫到方濟廚房裡。

過去六年，袁文龍每天迎接大家的到來，已經熟知各人的進食份量與口味，亦見證著大家一點一點的轉變。

「陳神父很注重的，是給他們一個交友的地方。我記得有個婆婆來報名時，她說『我在家對著四幅牆而已』。」

她來到這裡，認識了些朋友，變得開朗點。好明顯看到情緒是有所改變，初初來是很安靜的，多了幾個老友記便『吱吱喳喳』。」

有份推展方濟廚房的「在俗方濟會」成員黃玉梅亦樂見長者之間時有互相交換資訊，她舉例說：「有一些社區活動，知道了，便問：『你去唔去呀？幫你擺飛？』這裡為他們是一個社交的場所。」

### 社區內不同社群與團體的連結

方濟廚房除了與區內的社福機構聯繫，與天主教學校亦有不少接觸，以促進區內更多不同團體與個人的投入參與。

黃玉梅本身也在學校服務，近年擔任聖文德小學校監，因而特別鼓勵學校把小朋友帶到方濟廚房，希望讓他們自小培養服務之心。她說：「只在學校裡講是沒有用的，他們實際來到之後，才會有一份真正的體驗。」

聖文德書院老師冼啟聰說：「我們聖文德有三間學校，一間中學，兩間小學，宗教老師都會有些聚會。在幾年前的一次聚會，聽到小學會來這裡，有這樣的服務，於是便聯絡了這裡的負責人。」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當過義工的聖文德書院學生分享他們在方濟廚房中的工作，主要是端水、盛飯，以及清洗食具等。雖然同學們認為這些工作都很微不足道，但感到：「有這份心意已經很足夠，可以告訴他們，是真的有人會 care（關心）他們，而不是整個社會都不想理會他們這些弱勢社群。」

同學們觀察到，來用餐的人有些是帶著歡樂的，有些是沉默寡言，不大願與人接觸。他們特別談到席上較年輕（中年）的一群：「可能都會以這樣（接受援助）為恥，把自己包得很實，不太希望有人認得出自己。這些都是令人有反思的。」這經驗讓他們真切地體會到：「社區表面風光，但其實也有很多弱勢社群在當中。」

方濟廚房給人的感覺很日常，一頓家常便餐之內，是鄰舍間最日常不過的問候。原來在聖文德堂還設有一個青年中心，平日開放作小朋友托管，讓家長能以可負擔的費用獲得服務。而在訪問過程中，陳滿鴻神父仍在不斷探索更多可能性，與社區分享教會的空間與資源，服務與聯繫更多的人。

### 研究個案（三）：聖本篤堂「家常便飯」

首場飯局：2014年1月26日

舉辦日期：隔月最後一個星期日（2018年12月以前原為每月一次）

參與人數：約七十人

供膳方式：由堂區「廚藝組」烹煮

合辦團體：—

「家常便飯」是堂區響應教區鼓勵而開展的「基層飯局」例子。聖本篤堂本身早有類似的聚餐活動，在農曆新年舉辦，名為「親子歡樂迎新春」，參加者來自區內明愛服務的家庭和扶康會的「和諧軒」（智障人士家舍），以及仁愛之家。這為堂區構思飯局時提供參考，亦有了「廚藝組」這個辦聚餐活動的班底。此外，聖雲先會在這堂區人強馬壯，正好提供義工，又適逢關社組剛剛成立，負責統籌和接待，「家常便飯」便由這三個單位合作而成。

聖本篤堂所在的沙田屬新市鎮社區，包圍著聖堂及沿河畔朝馬鞍山方向發展出來的，主要是私人屋苑社區，而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反方向的，是幾個形成於八零年代的公屋社區。參考《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的統計數字，沙田區的貧窮率保持於香港整體的中游水平，但其貧窮人口卻相對大，是全港第三多貧窮人口的地區，政府政策介入後，仍有約 88,700 人，當中有近三分之二（67%）為二至三人家庭。<sup>13</sup>

家常便飯社區參與者的組成，多少反映了報告所述的貧窮人口結構。到膳者名單由設於沙角邨的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主要是鄰近的公屋戶，有單親家庭、新來港家庭、綜援戶及獨居長者等，婦女帶著小孩子、老人家帶著小孫兒前來的情況佔多。

關社組組員郭翠兒分享道：「我們認為這是給予街坊一個很好的平台，雖然一頓飯算不上是甚麼，但他們是享受前來的，他們可以傾談。他們一群小朋友，我們有個角落讓他們玩，有地氈、有書讓他們看，而家長則可以坐在一起傾談，有點正向的東西聽，有飯食。」

### 與人相遇的地方

關社組一方面要處理家常便飯的義工安排，另一方面有感為慕道者來說會是個好經驗，遂邀請慕道班的學員參

---

<sup>13</sup> 政府統計處（2018）。《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政府統計處。頁 76、116。

與。Kiki Lei、崔詠慈和楊宗賢都是在慕道期間開始參與飯局的其中三位新教友，據他們當時所理解，就是跟街坊一起吃飯、聊天，給予陪伴與關心。

崔小姐本身有豐富的義工經驗，其中一份義工服務也跟食物有關，就是替「惜食堂」製作食物包。她分享說：「盛飯菜的時候，心裡是想做快些，因為飯盒傳熱，不想讓它涼了，也不想弄髒它，快些包裝好，第一時間送走。我們是不斷做同一動作，一群人流水作業般，但在這裡（家常便飯），是有與人的接觸、溝通的。」

近年，在一些節日如農曆新年和中秋，把多餘的禮盒、月餅透過慈善機構轉贈基層人士，已成了習以為常之事。Kiki想起在家常便飯一起慶祝中秋節、送月餅的一個片段，當時有位小朋友跟她說：「我真的很想要那個冰皮月餅……我真的很想吃啊，我從未吃過。」她感嘆：「對不起啊，我真的沒想過他們這麼想要月餅，我看到他們這麼珍惜一些禮物，我覺得我的世界不同了。」

街坊之間閒話家常，教友們坦言很多時也難以參與，Kiki則有過一次讓她與街坊距離拉近的經驗。那是一個進食前的活動，她跟到膳的一位媽媽與兩個小朋友一起去探訪獨居長者。她說：「我們去找那些獨居老人家的路上，反而比純粹吃飯聊得多一點。」而那次的探訪，又讓她直接感受到獨居長者的苦悶。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Kiki 過去也做過義賣，所知道的就是收益所捐助的慈善團體。在慕道時她認識到想做最大的，便要做最小的這份服務精神，藉著家常便飯的這些相遇經驗，正好讓她對需要關顧的人有更真切的了解，也因而有更深的觸動與感受。

### 家常便飯的重新出發

家常便飯高峰期有百多位社區參與者，但漸漸出現了人數下降的情況，郭翠兒認為，這除了因為有些街坊感到不需要之外，也關乎堂區的位置與明愛遇到的局限。她解說：「其實到來的獨居長者並不多，因為都頗遠，要過幾條馬路，但也有的，有兩夫婦一起來，有一批長者，跟我們是相熟的。」

同時期，在聖堂附近有一個新建的公營屋邨——水泉澳邨，自 2015 年陸續落成和入伙，本應加大了區內基層家庭的數目。不過，因為那裡有基督教的機構在服務該社區，礙於社福界的管理生態，明愛難以涉足。郭翠兒說：「因此明愛來來去去只做沙角邨這一帶。因為有分區，它的範圍細，而且這區有兩間聖堂，聖歐爾發堂跟我們，兩邊都有辦家常便飯，變成我們的服務對象都是同一批人。」

眼見社區參與人數減少，堂區曾嘗試讓到膳者邀請其街坊朋友一起來家常便飯。可惜的是，關社組觀察到參加者的轉變及參與心態上的不同，帶來了氣氛與意義上的變化，經檢討後在 2019 年作出改革。重新出發的「家常便飯」改為隔月一次，歲首沿用「親子歡樂迎新春」的做法，接待包括仁愛之家、和諧軒及來自明愛的新一批家庭，及後的月份則每次接待不同的社群，繼續摸索以更適切於社區需要的方式踐行愛德。

## 研究個案（四）：聖母堂「愛心飯局」

首場飯局：2014 年 5 月 24 日

舉辦日期：每月第四個星期六晚

參與人數：約 100 人（一般筵開十席，每席除了社區參與者，也有教友義工）

供膳方式：購自社區小餐廳

合辦團體：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聖母堂位處紅磡，教友大多生活於鄰近以黃埔為首的私人屋苑社區，而來吃飯的街坊，則主要來自聖堂的另一邊，即沿馬頭圍道走下去的土瓜灣一帶。

紅磡與土瓜灣同屬九龍城區，後者是區內數一數二割房與天台屋林立的地帶，<sup>14</sup> 九龍明愛的社區服務正是紮根於那裡。通過明愛邀請來參與「愛心飯局」的市民，較多

---

<sup>14</sup> 按政府統計處 2016 年的數字，九龍城區內的「分間樓宇單位」共有 9,030 個，住戶數目為 8,995 個，合共 20,948 人。詳見政府統計處（2018）。《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香港政府統計處。頁 47-48。

屬於單親和新移民家庭，當中又以婦女與小孩子的參與率比較高。

每月第四個周六傍晚六時，教友義工開始聚集於聖堂地下的禮堂一起做晚禱。祈禱結束後，大家分工合作，禮堂瞬間變身成一個大飯廳，隨後街坊們陸續到來，熟悉地入席安頓；大人們圍坐聊天，小孩子們便三五成群跑來走去。

聖母堂算是後一階段才開展飯局的堂區，由明愛作主動，先向主任司鐸提出建議，然後在堂區議會討論及達成共識。由蘊釀至實踐的過程中，社工除了幫助教友了解劏房居民的家庭狀況和生活困憂之外，因著在其他堂區辦飯局的經驗與觀察，他們更著重於教友的參與，尤其鼓勵教友與街坊們建立關係。

### 由共餐走向同行

自最初便已經參與的堂區議會幹事甘妙玲說：「李姑娘<sup>15</sup>說，我們要『埋枱食飯』的，不要他們在吃飯，我們在後面，好像在招呼、服務他們般，像侍應，不要這樣做；是一起同行的，坐在一起吃飯。」因此，在飯局中

---

<sup>15</sup> 社工李月華，當時服務於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可見的，大多是「一起」行動的場面：一起祈禱，一起吃飯，吃飽一起清理飯桌，然後一起玩親子遊戲……。

聖母堂愛心飯局的一大特點，是不論教友與街坊，一般每次都團坐在同一桌子，跟同一批人共餐。彼此認識後，久而久之，大家會知道各人的口味，互相夾菜，自然地變得熟絡，令飯局跟朋友間的定期聚餐別無兩樣。

跟陌生人攀談本來就非易事，教友意識到要避免觸碰街坊的傷痛處，更格外小心。跟太太一起參與了兩年的義工黃超明坦言，起初是感覺到跟街坊之間有一道牆，但自覺要較主動地跟他們聊天。那如何打開話匣子呢？他們會避免問及家庭狀況，而從小朋友入手。黃先生說：「我們都有小朋友，使用自身經驗跟他們交流。熟絡了，他們便會多點跟我們溝通，講多一點給我們聽。」

黃先生強調，同行的關係能否建立，端視乎別人看待他們的眼光與態度：「把他們如弱勢社群般看待，是一定不可行的。要朋友式地跟他們溝通。」

大家清楚知道每個月一頓飯並不可能解決甚麼生活難題，飯局只是把街坊暫時帶離侷促的環境，接觸一個不一樣的氛圍。黃太分享道，會盡量避免跟他們說負面的話，例如婦女常會埋怨「我個仔不讀書」、「很頑皮」之類，她都以過來人的經驗給予安慰、鼓勵和希望。

教友們也有共識，在街坊願意的情況下，會互相交換電話號碼聯絡，有些更會相約飲茶見面。甘小姐說：「即不是來吃頓飯便算數，大家是有聯繫的。」由於大家已經有了感情，有已經「上樓」而搬離九龍城區的街坊，也會繼續回來參與共食活動。

### 活於社區的堂區

其實，堂區從來不乏愛德工作，談到探訪、濟貧，會有「聖雲先會」，涉及社區和社會事務的，會想到「關社組」。黃先生本身也是送聖體員，他們在平安夜便有名為「一點燭光」的行動，出去探訪家庭、獨居長者或老人院等，表達關懷。

而愛心飯局，可算是鮮有的整個堂區與社區的互動交往。在關係成熟的情況下，教友會家訪街坊，當察覺到問題時，他們轉告社工作專業跟進；若有迫切的經濟需要，則尋求堂區「聖雲先會」伸出援手。

聖母堂的飯局中，還有很獨特的一席，清一式是男士，當中有幾位是明愛「勵苑」的舍友。勵苑是為有急切需要的男士提供短期住宿的宿舍，以協助入住者渡過危機，融入社會，從而改善個人及居住問題。這些舍友以義工的角色參與其中，正好負責幫忙「搬枱搬櫈」一類

## 第二部分 - 基層飯局

的粗重工作，同時愛心飯局亦因而促進了堂區與這所明愛院舍的連繫，讓教友與舍友成為朋友。

現時堂區有一個由男教友組成的小團體，定期探訪勵苑，跟舍友分享生活與信仰。有份探訪的黃先生說：「我去過以後更覺得，原來不只是有一些家庭需要關心的，還有一些男士；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故事，有某種原因被家人排擠。」愛心飯局對這群男士而言，既是一個讓他們能服務別人的地方，也是令他們感到被接納的大家庭。

張羅近百人的用餐本來就不簡單，飯局裡的各人，無論是教友、社工還是街坊，卻都表現得駕輕就熟。大家少了擔心，多了享受，並在彼此累積的關係中成長；在運作上，是合作的關係，在情感上，是同行的友伴。

## 飯局面對的限制

在本計劃所作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有十三個堂區表示從來「沒有」舉辦過基層飯局一類的活動，而在回答「有」的十九個堂區當中，有四個回應過去一年內已沒有舉辦。從問卷收集的資料及訪問的內容，可見基層飯局能否在一個堂區開展，以至以怎樣的形式推行，涉及不少客觀條件。本部分將從社區和堂區兩大層面，了解影響基層飯局推展的因素。

### 堂區層面的局限

#### 堂區的本質

在了解堂區舉辦基層飯局所面對的局限時，首先須明白堂區本身是由信徒組成、由牧者領導的信仰團體，以主日感恩祭聚集天主子民的地方，其首要目的是禮儀生活，社會參與相對次要。<sup>16</sup> 堂區有其牧民方向與架構組織，以照料禮儀、靈修、關社和福傳各信仰幅度；因此，基層飯局若能推行，也只是眾多堂區活動之一。

這有別於一些在外國由教會開設的 Soup Kitchen。這些開放予有需要者一起用膳的場所，多由教會慈善機構、修會團體或信徒團體（如聖艾智德）開辦，因這些團體的

---

<sup>16</sup> 參看《天主教教理》，第 2179 條。

神恩關係，他們較能夠投身於個別類型的愛德服務，並長期而持續地經營。

### 堂區內部的協調

問卷結果顯示，「義工的安排與協調」（66.7%）是「在舉辦基層飯局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其次是「飯局與其他堂區活動的互相遷就」（22.2%）。事實上，舉辦一場基層飯局，動不動都有十席八席，由安排場地、食物至接待到膳者，涉及不少考慮、協調與合作。更何況，基層飯局不僅是請食飯，更強調「一起」同桌共餐，故堂區教友的支持和參與，對於持續舉辦飯局的可行性具重要的影響。

此外，當問及「過去一直沒有，或在一年內已沒有舉辦基層飯局的原因」，除了有相當多的回答是「堂區沒有人手負責或協助安排」（31.3%），有更多是「堂區沒有合適的空間或設備」（37.5%）。這些堂區大部分是與學校相連的聖堂，有設於校園內的堂區在回應中，補充說明「學校地方，不方便舉辦」。可見，除了牧者與教友的意願，也要看地方的可用性，堂區本身的建築特色與建堂背景，未必能支持基層飯局的舉行。

## 基層飯局可行性的社區因素

### 社區的需要

問卷亦顯示，堂區考慮會否舉辦基層飯局時，也著重其需要性。在問及「過去一直沒有，或在一年內已沒有舉辦基層飯局的原因」時，有較多堂區選答「社區內已有其他團體舉辦飯局」（31.3%）和「社區的經濟階層不需要此類活動」（25%）。

進一步看，未曾舉辦過基層飯局的堂區，約有半數屬貧窮人口較少的地區；參考《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的統計（見下頁圖 1），這些地區包括離島、灣仔、中西區及南區等。

### 第三部分 – 研究分析與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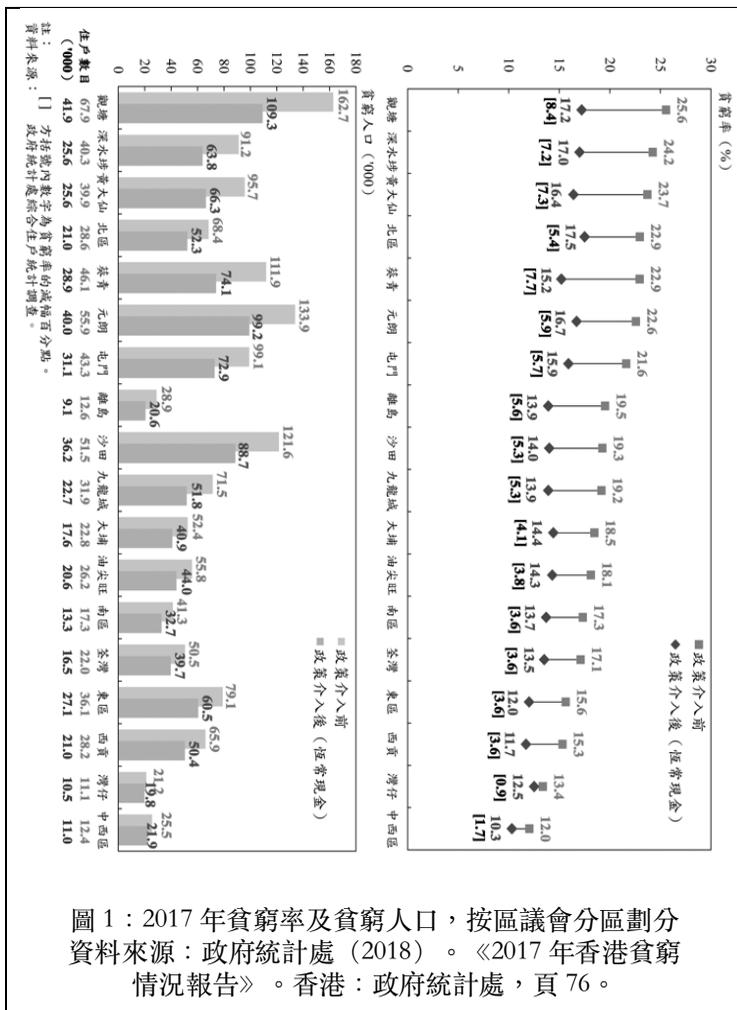


圖 1：2017 年貧窮率及貧窮人口，按區議會分區劃分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8)。《2017 年香港貧窮  
情況報告》。香港：政府統計處，頁 76。

不過，在這類地區裡，也有堂區以「外展」方式舉行基層飯局，作為愛德的實踐。例如位處太子道的聖德肋撒堂，堂區聖雲先會聯同關社組在「慈悲禧年」期間，舉行過三次「流動愛心飯局」，走進貧窮人口較高的深水

埗、石硤尾和土瓜灣，打破一貫派飯的探訪模式，與無家者、劏房居民和獨居長者等人士一起吃飯。<sup>17</sup> 聖德肋撒堂聖雲先會亦曾與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合作，以少數族裔和難民為主要對象，隔月於元朗天主教中學舉辦「愛心飯局」。<sup>18</sup>

## 社福界的生態

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在回答有舉辦過基層飯局的十九個堂區中，十三個有跟社區機構合作，當中以明愛佔大多數。由於牽涉地區工作，堂區與有天主教背景的明愛組織合作是很自然的事，但訪問又告訴了一個事實，就是明愛能否支援堂區舉辦基層飯局，亦存在客觀上的限制，包括堂區與明愛的距離、堂區附近有甚麼社福機構，以及明愛地區中心的服務性質。

明愛社工李月華舉例，西環聖母玫瑰堂的旁邊就是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所以在推行基層飯局時，大家合作得相當順利。後來譚錦榮神父從聖母玫瑰堂調往中華聖

---

<sup>17</sup> 三次「流動愛心飯局」先後舉行於2015年11月28日、2016年6月18日及11月5日，參看聖德肋撒堂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tteresahk/>、聖德肋撒堂聖雲先會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SVP.STC/>

<sup>18</sup> 參看〈香港教會「愛心飯局」，讓少數族裔難民感受慈悲〉（2016年7月20日）。《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元朗聖堂與聖雲先會合辦音樂會接觸少數族裔〉（2016年2月7日）。《公教報》第3755期。

### 第三部分 - 研究分析與結論

母堂，他也希望與明愛在該堂開展基層飯局，可是聖堂的旁邊就是旺角街坊會的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目前，全港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社區中心共十三間，由不同的非政府機構營辦，明愛佔六間；據李月華解說，這些社區中心之間存在定期聚會交流的平台。她以自己服務多年的九龍中心為例，中心本身紮根於土瓜灣和九龍城，相熟的街坊主要生活在那一帶，在大角咀則沒有基地。對於從事地區工作多年的社工來說，雖然去認識街坊並非難事，但要避免被同行指責「踩人地頭」或「搶人」。

除了社區中心，明愛在各區也有不少服務中心，這些服務中心是否合適支援或合辦基層飯局，便很視乎中心的類型。李月華認為，「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一般可以投入比較多，「家舍」一類的本身就不適合，而做「家庭服務」的則多做輔導，工作方式很不同。有些情況，如設於沙田的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也有協助聖本篤堂舉辦基層飯局，但相對於社區中心，其參與的角色比較輕。

總的來說，基層飯局要成為堂區之內一個恆常並具發展性的行動，既是關貧，亦是與社區建立互動關係的事工，是需要多種元素走在一起才能實現的。過去七年間全港約半數堂區有舉辦基層飯局的經驗，其中約六成為

非定期的，當中部分是由個別機構或團體主導，借用聖堂為場地及邀請教友參與，這種形式面對較少以上所述的局限，但能否達到及深化基層飯局的目的，則屬另一問題了。

## 飯局的意義

回顧了「基層飯局」在不同社區與時期出現的背景與推動力，並細察幾個飯局的實踐經驗，不難作出的一個結論是，即使是定期每月一至兩次「四餸一湯」的豐富飯餐，也難助貧窮人士及其家庭放鬆勒緊的褲頭，解決營養不良等具體問題。事實上，主力推動這愛德行動的明愛，也坦言「『飯局』只是一種形式，其內容更是提供社區資訊，家人共聚及關心社區的聚會」。<sup>19</sup> 究竟這「一種形式」實質是在回應當下的甚麼社會問題與需要？

又正如前部分所述，堂區本是敬禮的場所，其在服務社區時固然會面對某程度的局限，與此同時堂區的服務旨在履行教會的社會使命，理應有別於一般社區中心。那麼，為教會自身而言，這種「同桌共餐」的服務，在信仰上蘊含何種意義？

### 回應「關係貧窮」

教宗方濟各在 2014 年「和平日」文告中寫道：「在許多的社會中，由於缺乏穩定家庭和缺乏穩固人際團體關係，我們經驗到一種『人際關係』的深刻匱乏。我們憂心地目睹各種不同型式的不安、邊緣化、孤立的現象，

---

<sup>19</sup> 參看〈關係貧窮與基層飯局〉（2015 年 11 月 1 日）。《公教報》第 3741 期。

以及不同形式病態的依賴逐漸地增加中。類似這種的貧窮（關係貧窮），只能透過在家庭和團體中重新發現並重視兄弟情誼的關係，藉著共同分擔喜樂與憂苦、困難與成功，才能克勝，因為這些都是人性生活的一部分。」（5）這種「人際關係匱乏」的現象有別於普遍認知的「絕對貧窮」，這也是香港明愛近年關注的「關係貧窮」。

有研究兒童精神創傷的學者以美國為背景，指出關係貧窮出現於現代社會，是由於高度的人口流動、家庭與團體的不穩定趨向、科技的進步，以及教育、工作與生活環境的分隔等生活實況，使人際互動的量與質大大降低，而這些互動本來是人們培養愛心所必需的。他們亦提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人與人之間難以建立信任，意味著個人願意發展密切關係的對象便愈來愈少了；這不但妨礙同理心的培養，也讓人錯過許多來自人際交往的愉快與健康經驗。<sup>20</sup>

在香港，眾所周知，很多人為口奔馳，尤其是基層勞工，莫說社交生活，就連家庭生活也無暇兼顧。以家庭為單位參加基層飯局的社區到膳者，常見只有媽媽帶著孩子來，上班工作正是父親缺席的理由之一。此外，有

---

<sup>20</sup> Maia Szalavitz and Bruce D. Perry (2010). *Born for Love: Why Empathy is Essential— and Endangere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pp.292-297.

### 第三部分 - 研究分析與結論

受訪者表示鮮有外出用餐，原因包括餐廳消費較在家煮食為高。可見，貧窮本身就給他們帶來了人際關係的匱乏，為了省錢而盡可能足不出戶，更何況約會朋友出外相聚用膳？他們的共餐者經常就只有同居一室的家人，甚至是獨自一人。

其實，飯局的到膳者，除了在經濟方面處於弱勢，相當大部分都是面對著關係貧窮處境的一群，他們包括：獨居長者、新來港婦女、單親媽媽及男士宿舍舍友等。他們因著不同的原因，家庭關係有所欠缺，或社交圈子狹窄薄弱。

為每天張羅三餐的婦女來說，飯局既讓她們休息，也是個外出「啣啣氣」的機會。何女士說：「讓自己偷懶，給自己休息一天煮少一餐飯，可以出來見見人，不只是在家望著四幅牆。平日在家，不會特意走落街與人見面，有個地點、有個目的，去跟人見面，不會把自己封閉。」獨力照顧年幼兒女的阿燕亦笑言：「難得有一晚不用煮飯。」她亦談到身為家長，要面對各種壓力，跟女兒到飯局跟其他人一起吃飯、一起傾談，給她一個放鬆的機會。

社工表示邀請阿燕參與飯局，正是希望讓她的生活不只是買餸煮飯和湊女返學放學，飯局更給她看到了一些孩子跟平日不同的表現。她舉例女兒在家吃飯時會挑食，

在飯局裡有其他小朋友同桌，其他小朋友喜歡吃的，即使她不喜歡，也會夾來試一試，她樂見女兒吃得開心。

在進行焦點訪問的飯局中，男性的參與率偏低，還有另一原因。紅磡聖母堂甘小姐分享了一個有趣的觀察：「如果我們說是來這裡燒烤，老公們就一定來，來幫手『透爐』。」他們體諒男士們的心情，嘗試以其他方式推動他們，例如邀請當義工。男性跟女性參與飯局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同樣反映著人對社交生活的需要。

受訪者中有一組是一個男士宿舍的三位舍友，據他們的分享，宿舍也是一個家庭，不過起居生活還是比較個人化，一般是各自用膳，舍友之間的相處也因人而異，處於同一空間也未必會交談。惟獨到了基層飯局，他們幾位才有機會同桌共食，在回家的路上多聊幾句。

幾位男士參與飯局，主要是由做善事的心所驅動，因著能夠協助當中的一些工作而開心。他們也視飯局為擴闊生活圈子的平台，可以認識不同階層的人，豐富人際關係，也藉以增廣見識，包括認識天主教。

其中一位感嘆說，平常走在街上只會看見每個人木無表情，連打個招呼也難，他感覺教會內有一種氛圍，使人更易於與他人聊天、溝通。他們提及有舍友離開宿舍後，仍然繼續參加飯局，而從另一些受訪者口中，亦聽

說有已遷離原區的街坊會專程回去參與，可見關係的建立，以及大家對這份關係的珍惜。

### 編織人際網絡，充實社會資源

事實上，人際關係的薄弱，也會構成接收資訊和分享社會資源的局限。在這個依賴虛擬網絡收發資訊的年代，長者們尤其需要真實的人際網絡。聖文德堂的「方濟廚房」是一個相當好的示範，簡單的一頓飯餐為老人家搭建相識與見面的平台，他們成為朋友，便會自然地分享哪兒有長者優惠、社區活動等，彼此交換生活訊息。

至於有社工參與的飯局，更可以透過分享環節的安排，直接為街坊們提供他們所需的資訊，例如有甚麼經濟上的援助措施可以申請、申請公屋時有甚麼注意事項，以及政府派錢是怎樣領取等，受訪的街坊大都表示這些資訊相當實用。

此外，在多個堂區，聖雲先會會員都是活躍的飯局義工，因此該善會適時介入為街坊解困的例子亦頗為常見。據一些受訪義工與社工的分享，聖雲先會會員比較積極聯繫飯局的街坊，會相約飲茶，在可行的情況下家訪，關心街坊的生活情況，有需要時更伸出援手。例如聖母堂的簡小姐，在這樣的互動下與一位單親媽媽建立關係，她透露自己見證了這個劏房家庭遷居公屋，而聖

雲先會為此亦作了一點支援。更可喜的是，簡小姐獲這位媽媽邀請當代母，她說：「（參與飯局）最感恩的，就是收到個代女。」

### 誰是我的近人？

已故楊鳴章主教擔任香港明愛總裁一職逾十年，他在慶祝其履任教區主教的祈福彌撒上，也表達了教會對香港社會「關係貧窮」的關注。<sup>21</sup> 他亦曾在《公教報》中撰文論「關係貧窮」，指出「關係貧窮的可悲，就是必須給我清楚地指出誰是近人，我才會決定去愛不去愛他。」<sup>22</sup>

透過這次研究，我們觀察到有些堂區在邀請社區街坊參與飯局時，傾向依賴明愛一類機構的轉介，較信任他們就是有需要人士。有受訪的神長和飯局組織者亦分享過同類的經驗，就是有教友義工提出個別到膳者是否窮人的猜疑。

這些情況在某程度上，反映著一些堂區與教友的人鄰關係，往往是停留於教會之內，或是自己的經濟階層，以至對人欠缺了解。因為不認識、少相處，對貧窮人、基

---

<sup>21</sup> 請參看〈新主教提出四項牧民優次，關注香港的「關係貧窮」〉（2017年8月8日）。《天主教亞洲通訊社》。

<sup>22</sup> 請參看〈關係貧窮〉（2013年7月14日）。《公教報》第3621期。

### 第三部分 - 研究分析與結論

層家庭存在一種想像，較容易以外表，例如穿著甚麼、手機是甚麼型號等來判別他人。

基層飯局不但有助大家從基層角度了解和回應關係貧窮，也可以讓堂區和教友檢視自己與社區的關係。正如不少受訪教友所經驗的，飯局是一個與人相遇的地方，大家在那裡學習與練習跟不同背景、階層的街坊鄰里溝通和交流，成為彼此的近人。

#### 在服務中體現人性尊嚴，在飯桌上締結平等關係

雖說食物只是媒介，建立關係才是目的，但多個飯局在食的內容上，都絕不馬虎！前一部分已介紹過，聖母玫瑰堂由食材質素至餐具及餐桌布置等細節都十分注重，是為讓大家吃得有尊嚴。據其他教友說，有些飯局會有義工向到膳者收集對菜餚的意見，期望在來次的聚會能奉上更合口味的膳食。

這些心思的背後，是一份尊重，也是對人的一種理解。教會強調人性尊嚴，因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所以在他人身上，我們看得見天主的面貌，大家同享平等的尊嚴。成功的飯局，可以讓街坊們經驗到接待而非施捨，感受到自己也可以有要求、喜惡和選擇。

大家圍坐一桌，吃同一樣的飯菜，本身就可以表達出沒有主客之分、高低之別。受訪者中，較長期參與基層飯

局的教友，多以「朋友」和「同行」表達跟到膳街坊的關係，有教友強調「千萬不要覺得他們是被可憐的一群」。

### 飯局中的宗教經驗

儘管基層飯局普遍不會直接向到膳者「講耶穌」，但實際上大家都清楚知道飯局的場所是天主教堂，義工大多是天主教徒，最基本的信仰表達有飯前祈禱，有時更會有神父分享和降福，因此參與者都會意識到飯局是有宗教元素的。從持續舉辦的飯局中，一些堂區都指出，有到膳街坊自願慕道，並領洗入教，不過人數不多。

而受訪的到膳街坊中，有的未有信仰，有的信奉其他宗教；他們不但對飯局中的宗教元素不感抗拒，甚至從他們的角度告訴我們這些元素的意義。例如神父或教友多用一些聖經故事來分享信仰，何女士坦言有感到被傳教，不過她也樂意聽，認為：「只是一些分享、一些道理，不是叫我們去信他們。」

談到信仰分享時，男士宿舍的舍友認為訊息都是啟發人向善，予人正面的感覺。其中一位說：「我們就是當故事來聽的，聽完之後能在故事中講出意義，好像『孔融讓梨』那些故事，要明白當中的意義、目的，是希望我們明白甚麼問題、甚麼道理，從這方面去想。」

### 第三部分 - 研究分析與結論

關於「覆手祝福」，社工李月華說了聖母堂的有趣經驗。她提到起初因從未試過，所以第一次就只請小朋友出去，但結果是大人們都跟著出去，接受神父的祝福。她憶述後來馬偉良（Fr. Patrick Masschelian）神父在檢討會中的說話：「為甚麼成年人都出來領降福？如果我去黃大仙，有和尚來按我的頭，我會揍他。」看到非教友自行走出來接受祝福，而且態度認真誠懇，原來為神父來說都是個新的經驗。

當大家擔心街坊會不會在意這覆手的動作是否帶有甚麼宗教含意時，原來一份平安的祝福正是他們所需要的。李姑娘分享她的反思：「無論是媽媽也好，男士也好，他們很辛苦，背負著生活、家庭的重擔，但沒有人擁抱他們，沒有人安慰他們。」

而參與飯局差不多兩年的阿燕分享道：「吃飯吃甚麼，吃下去都是一樣，但是我覺得祝福、資訊、小朋友的活動都很好，正如神父說祝福都是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平安，無論你是有無錢的、貧窮的，這些都是每一日每一個人所需要的，所以去飯局很開心。」

覆手祝福為努力生活或心靈受傷的人來說，或是祝福，或是接納，或是關懷，為他們帶來心靈上的平安，也許這是教會服務有別於社會服務之處——整全地照顧人的身心靈。

基層飯局的服務對象本是基層人士及家庭，而他們與堂區義工的互動與交流，同時豐富著教友們的人際經驗和信仰生活。然而，同餐共桌也只是一個起點，讓大家從中重新發現人類大家庭內兄弟姊妹的關係，重建彼此的情誼。這關係能否成為個人生活的一部分，以至融入堂區生活，編織一個更廣闊而多元的人際網絡，則很視乎飯局的持續性、教友的主動性，以及飯局以外的聯繫等各種因素。

## 建議

本計劃雖然以基層飯局為研究對象，但更希望藉此帶出堂區在履行「僕人角色」，實踐愛德服務時，可以考慮、注意、改善之處，並發掘更多的可能性，好使堂區能夠更有方向和有效地照顧社區中的近人，成為一個更清晰的標記臨在於社區。

### 反思堂區定位

首先，即使堂區是以禮儀生活為先的團體與場所，但教會當局亦指出了堂區在投入社區工作時，成為「人們的合一聖事」（LG 1，GS 42），使這個團體在其環境中的不同關係有所互補，並履行著福傳與服務世界的使命。<sup>23</sup>

堂區的眾多成員——牧職團、堂區議會、善會、教友——都可以重新反思堂區的定位，在以禮儀為先的本質上，發展更多社區的工作，更整全地履行以堂區為單位的基督徒團體的使命。

從研究中發現，雖然不是所有堂區都能夠有效而持續地舉辦基層飯局，但不能否認的是，有好幾個個案都反映堂區的開放與款待，回應著當地社區的某種需要，而且

---

<sup>23</sup> 參看使徒網站上的「神學辭典」。

取自 <http://www.apostles.tw/dict/m/dict32m/T459.htm>

當中也有成功福傳的例子，真正把基督徒的關懷帶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 成為社區中愛與團結的標記

研究中幾個堂區所展現的基層飯局，並非單獨存在的活動，跟堂區既有的一些愛德工作或團體有不同程度的互動。例如堂區教友、善會探訪的人士與家庭，可以是飯局的邀請對象，而反過來，透過飯局認識的社區人士，又是教友與善會探訪、關懷的對象，讓堂區與社區之間建立起一份愛的連結。

現時不少堂區設有關社組，有的亦參與於基層飯局，甚至負責統籌的工作。飯局中社區參與者所面對的處境及他們的生活經驗，往往反映著社會不公義與政策的問題。關社組如能在此基礎上加以探討，推動教友的關注，甚至參與相應的社會行動，將有助堂區僕人與先知角色並行地表達對人的關愛。

因此，有意進一步發展基層飯局的堂區，可以考慮讓統籌的團隊成為一個常設小組，而小組內若能包羅堂區內具社會關懷面向的善會和小團體，便更為理想。在堂區內，這常設小組可以是實踐愛德服務與社會正義的教友之間彼此交流與合作的平台，促進堂區內的團結。同時，小組成員在各自不同的範疇上發揮所長，可讓因著

### 第三部分 - 研究分析與結論

這同桌共餐而來的關係與團結，不只見於飯桌之間、聚餐之內，透過恆常的聯繫、探訪、照顧，以至倡議行動，亦能見於社區。

#### 著重理念的實踐與內化

此外，研究發現，能夠持續而有效地舉辦基層施膳服務的堂區，都有頗強的理念支持，例如聖文德堂和聖母玫瑰堂，兩者均以「方濟精神」為依歸，在服務當中強調到膳者的人性尊嚴，而以明愛為主要推手的紅磡聖母堂，則由明愛的服務精神所引導，特別是對關係貧窮的關注。

經營這些服務的組織者和義工都需要掌握和保持這些理念，既為實踐出箇中的意義，也為信仰的提昇。因此，在推行與發展這愛德工作之同時，不宜忽略定期的檢討、反省和培育，例如由負責神師給予勉語、安排定期的義工聚會或避靜等，都是鞏固和深化服務者信念的一些方法。

#### 與不同單位合作

堂區本是宗教場所而非社福機構，不擅長於了解社區狀況，以及對社會的觸覺稍為不夠敏銳，實在是無可厚非。很自然地，大部分基層飯局都與當區的社福機構合

作，如香港明愛，這本身亦是一件美事，讓教會內的人與團體各施所長、互相補足。

正如本報告有關局限的篇章提到，社福界的潛規則等因素，或使堂區範圍內的明愛單位無法為堂區提供協助。在這情況下，堂區的服務組織者若想掌握社區的狀況，以計劃和實行切合當區需要的服務時，可以多參考社會科學研究的統計與分析，同時亦應不吝與非天主教機構合作，多連繫區內的社會服務團體，透過不同的專業組織獲得更多的資訊和實質的協助。

此外，以聖文德堂的經驗，組織者也可以考慮邀請堂區內的不同團體參與，尤以天主教團體為先，例如學校，把更多本區的成員能夠藉著堂區為中介，與社區上的人連結在一起。

### 整體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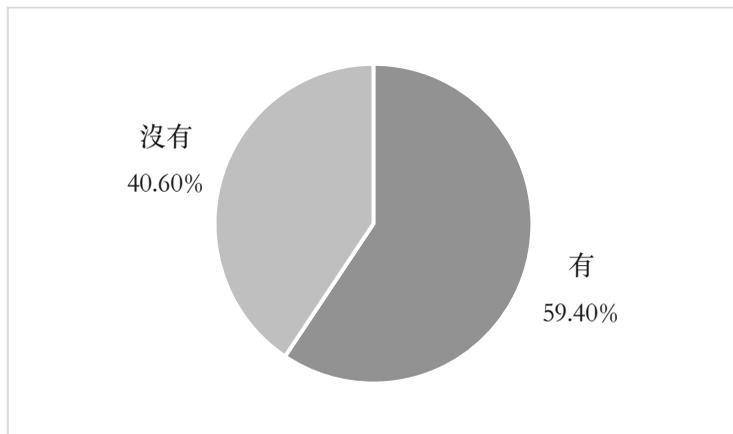
基層飯局讓我們看見一項具深度的愛德服務，不單止能讓社區上的人得到照顧，溫暖他們的心靈，同時也能讓基督徒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使愛德更趨成熟，即更能辨別出誰是自己的近人，並通過接待和照料他們，與主相遇。

### 第三部分 - 研究分析與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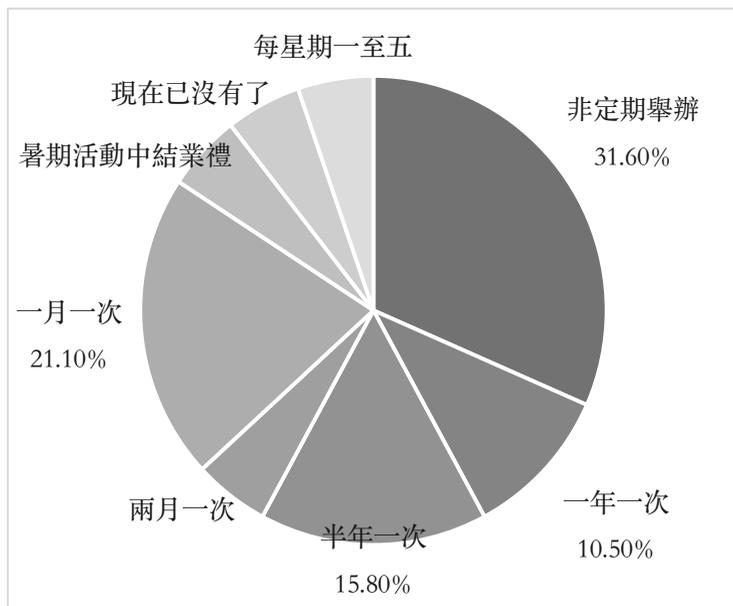
我們深明基層飯局難以在所有堂區推行，推行堂區亦未必能夠使之成為恆常的愛德服務，然而，其本質的確值得堂區思考教會在社區中的角色。

## 附錄：「香港天主教基層飯局」研究問卷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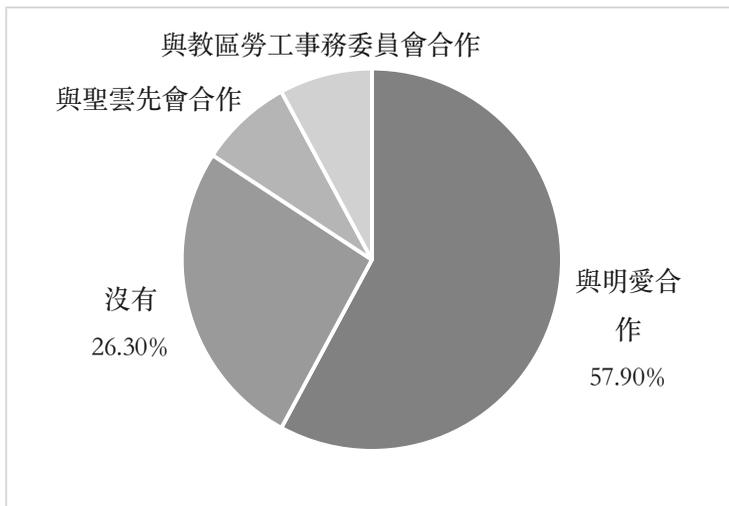
### 1. 堂區有沒有舉辦過「基層飯局」一類的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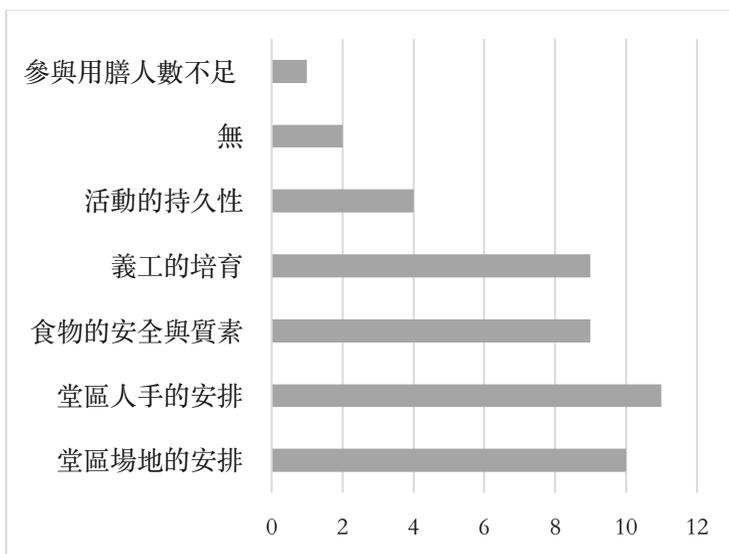
### 2. 過去舉辦「基層飯局」的頻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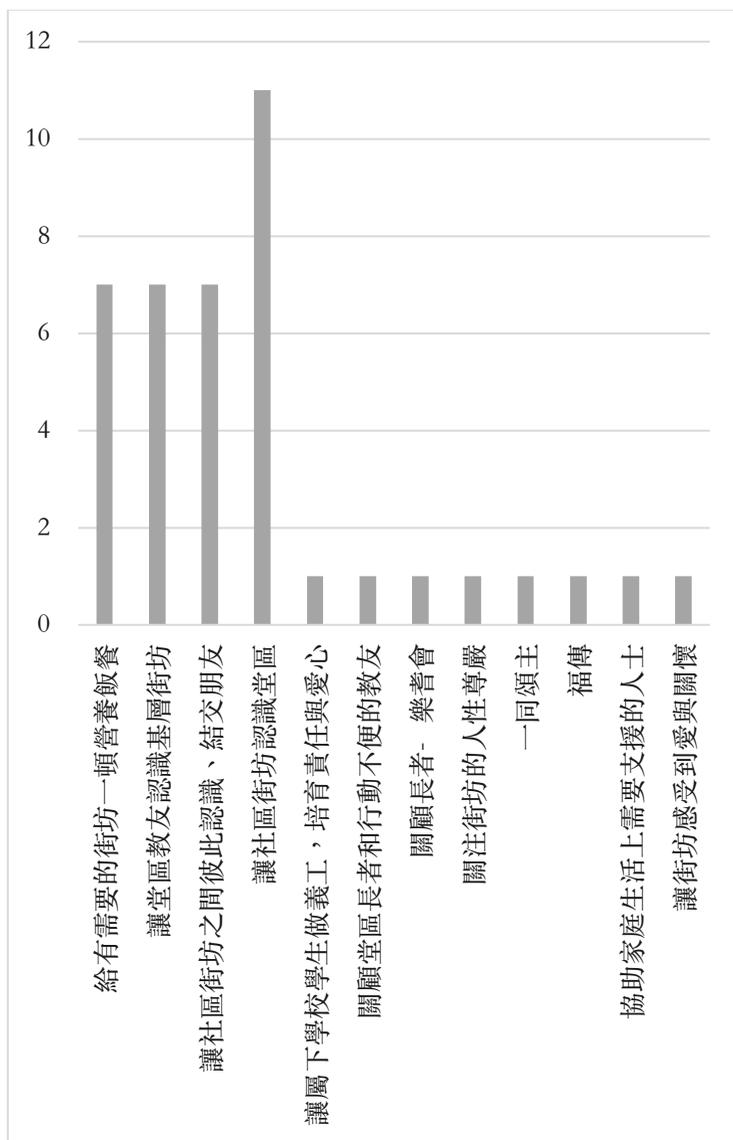
3. 籌辦「基層飯局」時，有沒有與社區機構（例如明愛）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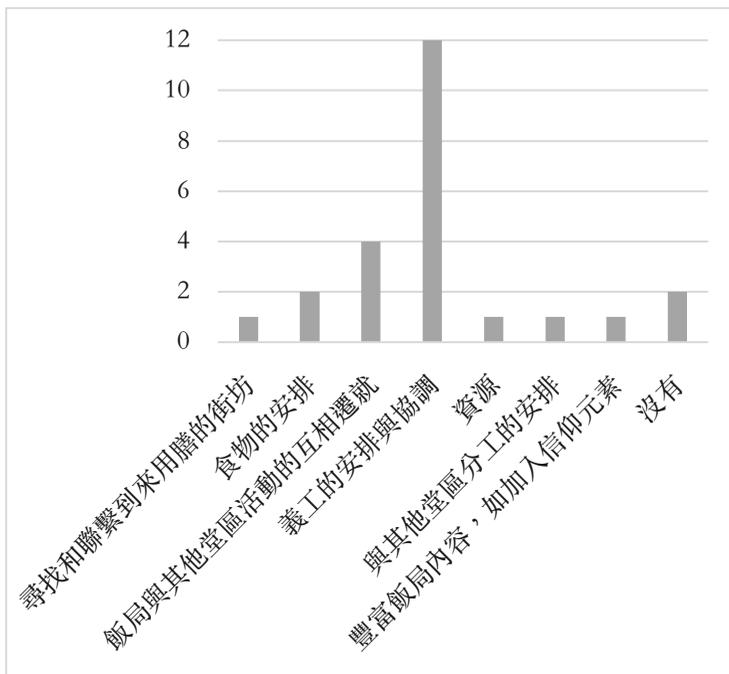
4. 堂區在構思舉辦「基層飯局」時，最關注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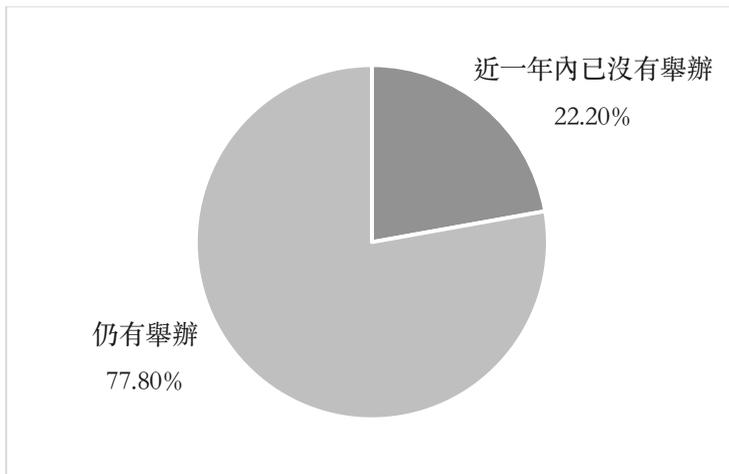
5. 堂區透過舉辦「基層飯局」，看到這種關心社區的方式最大的意義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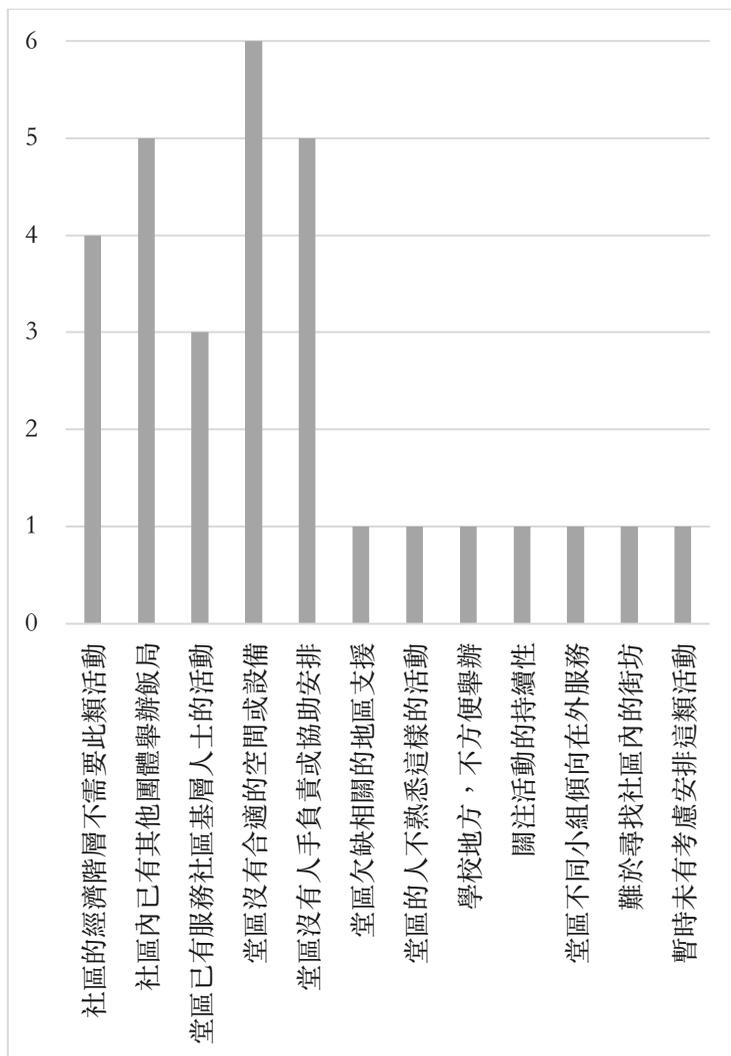
6. 堂區在舉辦「基層飯局」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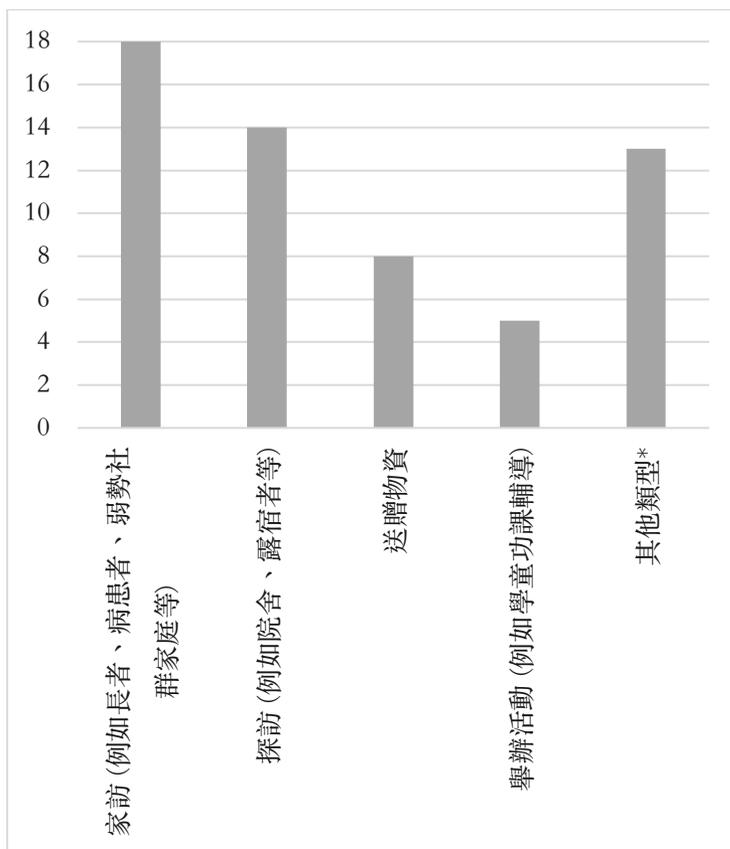
7. 舉辦「基層飯局」的現況：



8. 過去一直沒有，或在一年內已沒有舉辦「基層飯局」的原因（可選多項）：



9. 堂區現有的關懷社區活動類型（可選多項）：



\* 其他類型的補充內容包括：參與鐸區其他聖堂的基層飯局、敬老聚餐、老友記聚會、長者健康檢查、清潔長者家居活動、聯同堂區內的小學舉辦中秋老人（教友 / 非教友）探訪、派飯給露宿者、協助有需要的教友、青年服務、醫院報佳音、賣物會籌款活動、義賣、推動環保意識，以及回收過節禮物等。

## 鳴謝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誠蒙陳志明神父的支持，開展了這項有意義的研究計劃。陳神父在擔任副主教一職時，是「堂區關社支援小組」的召集人，他同時亦是聖雲先會香港中央分會神師，深明基層飯局的理念和重要性，故非常認可本研究計劃。

教宗方濟各於 2013 年上任後，在言行上都一再強調教會要「與窮人為伍」（Option for the Poor）。各地天主教會緊緊相隨，在已有的愛德工作基礎上再加把勁，尤其引領一般的平信徒去關顧窮人，而非僅僅止於機構性的常態服務。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貧窮既有物質上的，也有關係上的。在香港教區，已故楊鳴章主教擔任明愛總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在 2017 年履新為教區主教的祈福彌撒上，就曾經提及「關係貧窮」。關顧貧窮的弟兄姊妹便要照顧他們物質和關係上的貧乏。

我們很感激紅磡聖母堂的「愛心飯局」、聖文德堂的「方濟廚房」、聖本篤堂的「家常便飯」及聖母玫瑰堂的「愛心飯局」各位主任司鐸、主事者、明愛社工、義工、到膳街坊給我們機會作深入訪談，了解飯局的運作及成效，以至各自的感受和信仰反思。從研究結果看到，香港只是表面上物質富裕，貧窮人口仍有不少，而

這些堂區的同桌共餐活動，除了是物質上的關顧，更做到心靈上的慰藉，彌補社會上的「關係貧窮」。

基層飯局在教會內的推行時間不算很長，我們感謝參與問卷調查的各個堂區，這部分的調查讓我們對研究議題有更全面的認識，了解到他們未能如上述堂區般推行飯局的困難及考量。本研究報告全面及深入的探索為教區繼續作全域性的推動，或能提供一些參考；對個別有意開展飯局的堂區，冀能減短摸索期，增加成功的機會。

這個為期一年的研究計劃，在前主任夏其龍神父榮休前開展，橫跨了香港今年（2019 年）一場極巨大的政治風暴，全賴主要研究人員黃奕清及陳樂信的努力，雖則略有延誤，但仍能在艱難的環境下順利完成，我們對他們的付出表示謝意。

此計劃能得以完成，實有賴 Wangkin Foundation 在經費上的支持，在此我們衷心多謝。

誠盼與基層人士同桌共餐的行動有更大推展，讓我們如教宗方濟各所指示成為一個「與窮人為伍」的教會。

林榮鈞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2019 年 12 月 19 日

##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林榮鈞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夏其龍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 學術顧問團

古偉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勞伯堯教授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Prof. Philip CHMIELEWSKI,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Prof. Leo D. LEFEBU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Peter C. PH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Nicolas STANDAERT,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Gerard Kevin WHELA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Dr. HA, Louis E. Kelo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LAM, Anselm Wing Kw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dvisory Committee

Prof. Philip CHMIELEWSKI,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Prof. KU, Weiy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LO, William,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 Philosophy)

Prof.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STANDAERT, Nicolas,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Gerard Kevin WHELA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叢書 研究系列 (12)

《同桌共餐——香港天主教基層飯局研究報告 2019》

- 編者：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 (852) 3943 4277 傳真： (852) 3942 0995  
網址： [www.cuhk.edu.hk/crs/catholic](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mailto: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4a Color Design (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182-190 號金龍  
工業中心 4 座 6 樓 C 室)  
二零二零年五月初版  
ISBN： 978-988-79920-2-8

Catholic Studies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Series (12)

“Dining Together –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Soup Kitchen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2019”

- Edito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2 0995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mailto: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4a Color Design (Flat C, 6/F Blk 4,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182-190 Tai Lin Pai Road,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May 2020  
ISBN: 978-988-79920-2-8

All Rights Reserved © 2020 by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